

荷野芳菲

陈枫工笔花鸟画作品集



读骨赏色中

陈小斌

同辈友人堆里，与之颇有灵犀的文艺青年中，向不乏书者、画者、歌者、作者芸芸，陈枫即其中一秀。陈枫之作工于花鸟，以莲荷、牡丹、鸟虫等见长。

中国工笔画之正承，向以“线骨”与“肉色”为基本要素。从技法具象层面而言，运用“勾勒、描绘、渲染”等多种技法，实现构图的整体性和画面的饱满度。

陈枫画作贯穿工笔国风，在传承中国画传统技法的长期创作实践中有所延展和创新。观其画者谓之“靓”，赏其画者称之“雅”，品其画者赞之“净”。

一曰立形与着色的统一。

观陈枫画作，其线条多以“线描”的形式出现，甚如京剧脸谱的“勾脸”，使“线”的作用既具“定型”之性能，也兼备“构状”之功效。并且用色彩之描绘、渲染之手法，忽略了线条的居位，呈现出形中线、线中色的构图效果。从而隐藏了线的外在，却又规范了形的真实存在。

二曰对“笔墨”形式的尊崇。

工笔也好，写意也罢，其根基都深扎在中国绘画的土壤里，中国绘画以软笔为工具、以粉彩、墨汁为材料，其天赋就决定了画面“写意”的向心力，这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遗传基因，也是国人对汉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审美倾向的悠久嗜好。

工笔画在“写实”的表象上，更应注重对“写意”的涵延。显然，陈枫工笔画在“平细、圆润”这两大特点上已经做到了。平细，即线条的均匀、平实、细腻、流畅，其画作看不出丝毫的扭曲不畅之嫌，尤其是对“花瓣、叶脉”所下的功夫，极具明快的节奏感；圆润，即画面的温润与浑然一体，画作色彩过渡十分自然，深浅有度，既尊重绘画投影的远近明暗规矩，又能生动表现全局的层次感和洁净感。

三曰意境的传神。

工笔画与其他视觉艺术一样，通过艺术语言表达出的思想、情感、审美情趣、价值取向等常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即所谓的艺术的“相通性”。看陈枫的作品，总会引发一些共鸣感和认同感，或凄婉、或喜悦、或孤寂、或激荡。这虽然取决于技法的精湛，选材的独到，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胸臆的自然抒发。从这一角度看，创作者必须具备扎实的艺术修养和宽厚的文化底蕴，作者已经在不断地努力着。

陈枫师从何家英、霍春阳、李孝萱、贾广健等大师，这些名家对她的艺术创作帮助很大。我们在她的作品里总能拾掇到艺术家们的一些风味。同时，陈枫亦不唯之、不愚之，有自己的见解、主张，当然也正因为自己不同于老师们的生活经历和青年艺术家对生命、自然的认识与理解，并且寓之于画，这一点十分难得，也是其艺术生命力之所在。

陈枫有意请一凡人作一小序，且题点本人，原本战战兢兢，几番推辞，然转念一想：既从其不弃，权且作一旁观者，就当俗人看画，或盲人摸象，聊以应之……

晓哲集册问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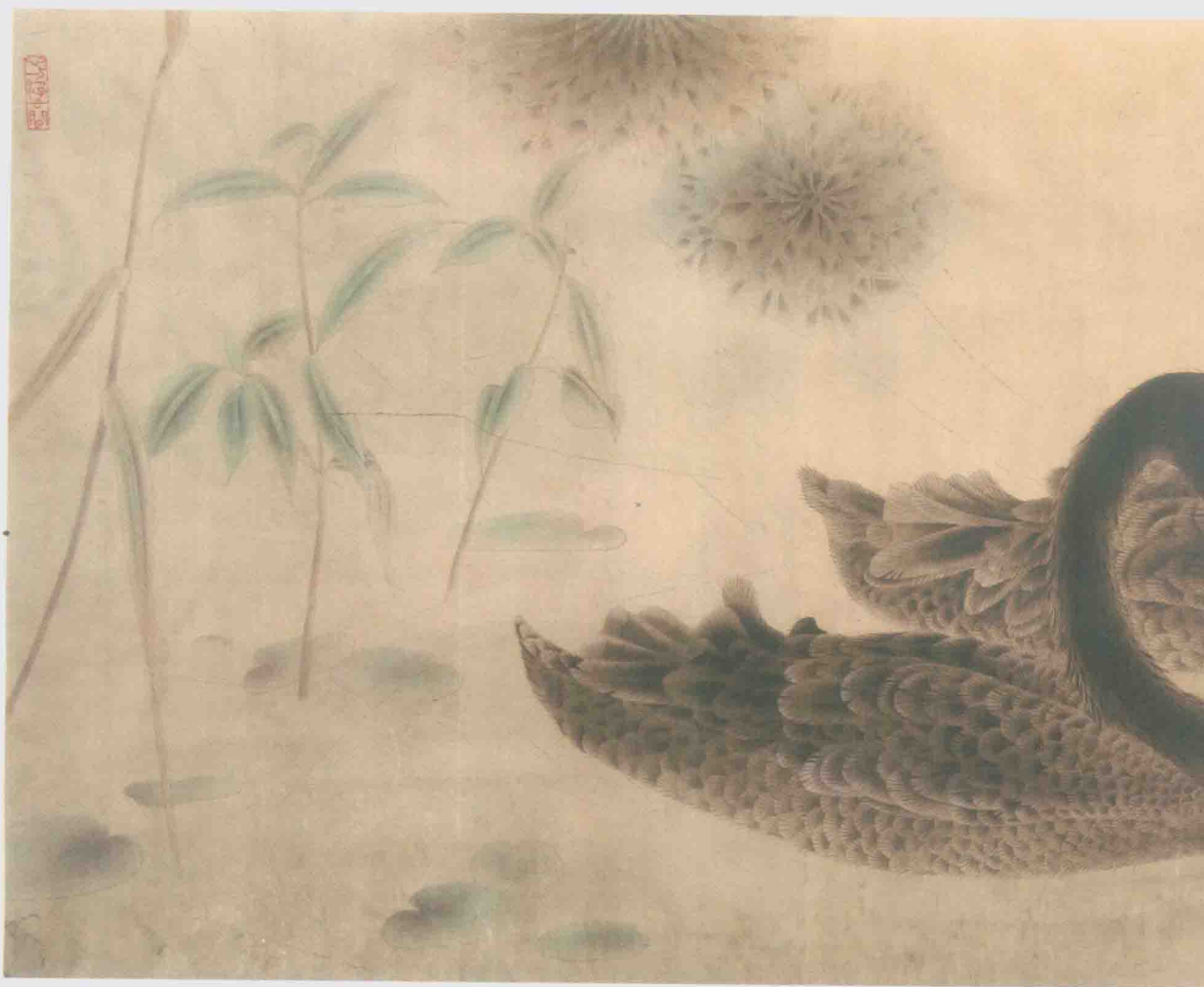


风起的黄昏
 撩拂寂寥的纱帛
 玉腕秉烛
 谱一曲回肠离殇
 轻抚昨夜的幽香
 让眸水荡漾
 让心绪怅然
 窗外
 细听渐近的脚步声
 然后又孤独地在风中凝望
 幻影蝶翼纷飞
 却是对影成单
 凄清和寂寞
 只能在梦里成双
 (陈小斌)

一帘幽梦 90 x 173cm



荷香 43×43cm





秋波漾玉影 46×115cm



缱绻 50 × 50cm

缠绵的念想
徜徉在交错的时空里
寻觅着残叶遗落的足迹
如今，云儿不再驻足
像一枚随风远去的花瓣
如此遥远

蜂儿的吻痕
浸润着爱的愉悦
想追上风的脚步却跌入深潭
怅惘怜惜
在心中泣噙
在梦中缱绻

（陈小斌）



荷韵 50×5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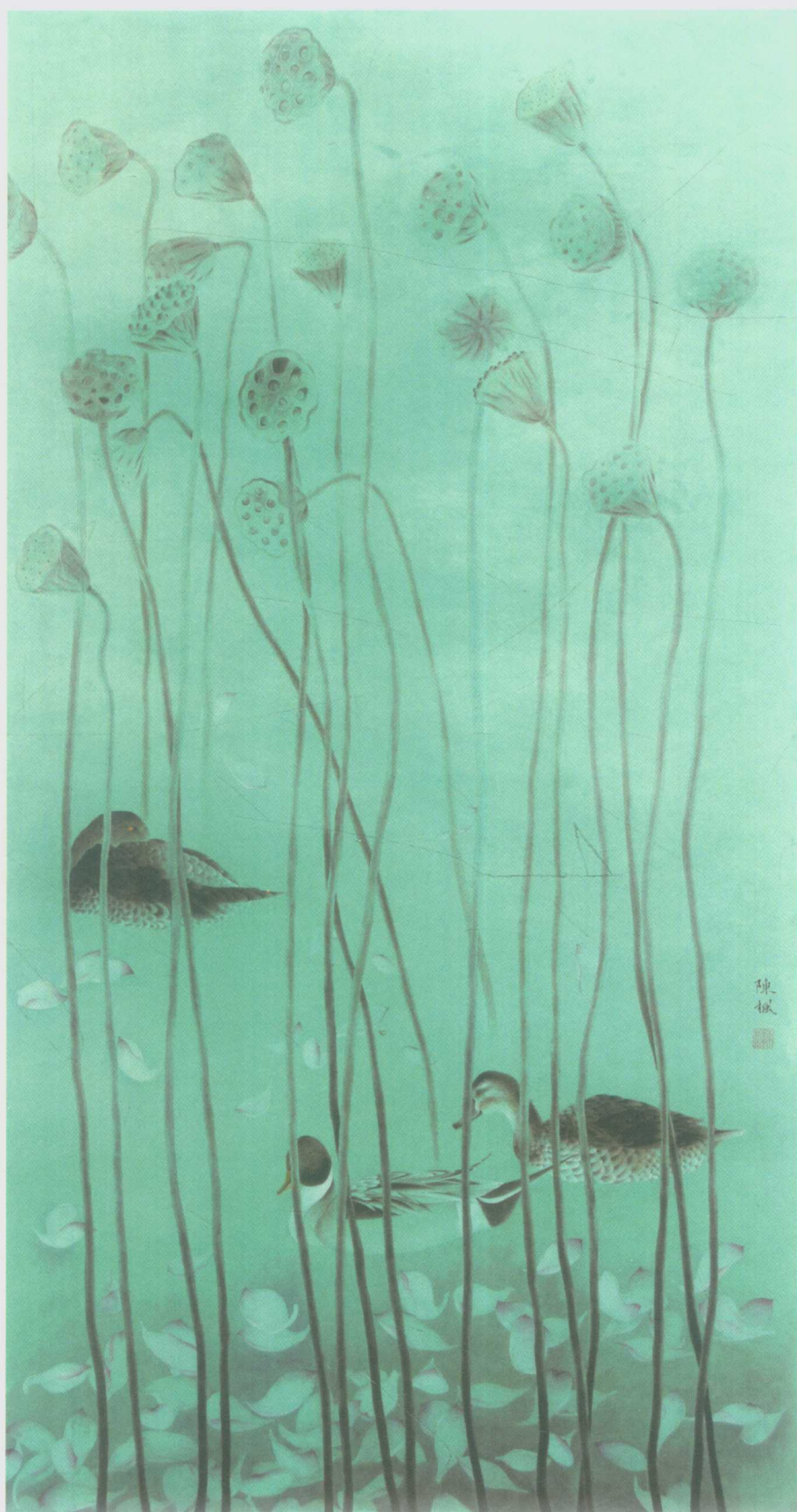
月色溶溶——
是谁在暗香中酣睡
晚风轻抚每一首绝句
摇篮中的歌声
婉约得别样红

忘情之水
荡漾着莲的心事
平仄的身影
尽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典故

万籁俱寂中
有飘渺的梵音从远古传来
与流水互道衷情
总有一道道波光
在天地间奔涌 流溢

哦，十里荷风沉醉
一夜清新相待
小小的相思里——
我不敢折取一枝慰藉
(林秋明)

荷香秋早 142×65cm



花落知多少 90 × 173cm



藕花深处 49 x 124cm



凝 50 x 50cm





荷塘四季 60×120cm×4



鸳鸯图 40×60cm



小品四条屏 12.5 × 32cm × 4



菊花图 29 x 30cm